

国图藏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未刊稿

曹 菁 菁

清末民初，国运衰竭，文物之流散每使世人扼腕长叹。自罗振玉《海外吉金录》始，国人已有收集海外流散青铜器之自觉，然而在当时环境之下，要完成这一工作岂为易事。截至1949年，搜集流散日本欧美公私藏家之青铜器的著作不过三部：容庚《海外吉金图录》（1935年），梅原末治《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5年），以及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1946年）。容氏图录专收流散日本之中国青铜器，梅原又为日本学者，《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实为中国学者所著、总结欧美国家收藏中国青铜器收藏状况的第一部图录。这部图录的海外照片征集工作由袁同礼主持完成，而图录的编纂工作则由陈梦家完成。

陈梦家当年的助手王世民先生曾回忆说，陈梦家应袁同礼之邀请，将国立北平图书馆搜集的欧美所藏青铜器照片汇编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共三集，送香港印刷出版，因日军占领香港，仅出版了第一集^①。长期以来，学界皆知《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有续卷，却从未见其物。今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品中发现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及第二集的原稿及所有铜器照片，兹不揣冒昧，撰文介绍，以飨读者。至于所谓“第三集”则未见任何线索，若真有此集，其重现世间或尚待时日。

一、《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之成书背景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外交人员、外国商人和旅行者开始以个人身份直接进入北京的古玩市场。皇宫大内盗运出来的古物、中衰之旧世家变卖的家传之物、金石收藏家散出的私藏、各地盗掘所得之赃物流转在琉璃厂、王府井、东四牌楼和崇文门外的那些古董商们的手中^②。他们将这些来源渠道不一的青铜器售卖给了各路洋人。

20世纪初，东方艺术进入了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国艺术品收藏亦成为欧美富豪的新消遣。大型的盗卖活动日益猖獗，民国初年，古物流散西方的情

①王世民：《陈梦家》，《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2页。

②参见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况尤为严重。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决心收集欧美所藏青铜器的影像资料。民国二十三年（1934），袁氏前往欧洲考察，流连各国博物馆之际，也勤加搜集相关信息及材料。得益于袁氏与欧美学者之间良好的关系^①，1934至1936年，各大博物馆及若干私人藏家相继将藏器照片赠予了北平图书馆。截至1940年初，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收集的海外青铜器图片已近二百，其中包括庄严自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上带回的近三十张照片^②。其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因抗日战争而南迁，袁氏遂延请陈梦家为这些照片编次图录，陈梦家从中选出150种铜器的照片编成《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以下简称《一集》）^③。

在国图藏《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二集）》（以下简称《二集》）中，有陈梦家所撰之《编后附言》，其有云：

今年春，受袁守和先生之委托，整理海外所藏中国铜器之照片，成《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记录器凡一百又五十，既付印矣。而美国华盛顿弗雷亚美术陈列馆、费城本雪文尼大学博物馆等，又纷以所藏中国铜器照片远寄北平图书馆。余重韪守和先生之请，续编第二集。垂成之际，又得德国故欧德博士之夫人及柏林国立博物馆藏器照片。更为改编，记录器凡一百又六十，其内容大丰于前集矣。铜器图版之后，殿以铭文九页，既可以与说明互校，亦从而得见字形文例演进之大概焉。

由此可知，1940年下半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等单位又陆续将其所藏中国青铜器的部分照片邮寄给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于之前编纂第一集时，尚有照片没有收录，故而袁同礼请陈梦家再次整理，以成第二集行世。在编纂的过程当中，德国欧德夫人（Mrs. Oeder）及柏林国立博物馆的藏器照片又陆续抵达昆明，于是《二集》共收录了一百六十种铜器。

表1 《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二集）》照片来源一览

地域	藏家（原书译名）	藏家（今通用名）	收录铜器件数	备注
瑞典	赫尔斯托姆 A. Hellström, Mölndal		6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①关于袁同礼与欧美众多学者良好的个人关系，可参见 Walter Simon：《悼念袁同礼博士》，《思忆录：袁守和先生纪念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30—32页。

②参见那志良、庄严：《遭国难与展国宝——1935年伦敦艺展亲历》，《紫禁城》，2007年第146期，第36页；庄尚严：《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第1期，第113—136页。

③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续表)

地域	藏家(原书译名)	藏家(今通用名)	收录铜 器件数	备注
瑞典	东亚博物馆 Östasiatiska Samlingarna, Stockholm	东亚博物馆 Östasiatiska Museet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呼尔多马克氏 E.K. Hultmark, Stockholm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西伦氏 Dr. Osvald Siren, Stockholm	喜仁龙	1	
荷兰	曼德来氏 W. vander Mandele, Bloemendaal		2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英国	英国爱尔勒及金卡丁伯爵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 K.T., C.M.G., Dunfermline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伦敦塞基维克氏 Mr.& Mrs. Walter Sedgwick		2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韩培尔顿女士 Miss M.L. Hambelton, Crawey, Sussex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博乃德 H.X. Burnet, Bradford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伦敦欧本汉氏 H.T. Oppenheim, London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伦敦赖发尔氏 Oscar Raphael, London		2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英国国家博物馆	2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法国	巴黎大卫·瓦尔 D. David-Weill, Paris		2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者
	卢芹斋 C.T. Loo, Paris and New York		13	
德国	欧德夫人 Mrs. H. G. Oeder, Altmark, Germany		22	
	柏林国立博物馆 Östasiatische Kunstabteilung der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柏林国立博物馆 Staatlichen Museen zu Berlin	10	

(续表)

地域	藏家(原书译名)	藏家(今通用名)	收录铜 器件数	备注
德国	柏林哈特氏 Heinrich Hardt, Berlin		1	
瑞士	海德氏 Baron Van der Heydt		3	
美国	纽约荷姆斯夫人 Mrs. Christian R. Holmes, New York	霍姆斯夫人	3	1960 年霍姆斯夫人所藏青铜器编著为图录 <i>Selected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s Christian Holmes</i> 在美国长岛出版。
	辟尔斯勃雷氏 Alfred. F. Pillsbury, Minneapolis	皮尔斯百瑞	1	高本汉 1952 年为其 114 件藏品编著图录 <i>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ronzes in the Alfred F. Pillsbury collection</i> 。
	毕德维尔氏 Raymond A. Bidwell,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1	毕氏藏品图录于 1965 年出版： <i>The Raymond A. Bidwell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s and Ceramics</i>
	芝加哥美术馆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Chicago	芝加哥艺术学院 博物馆	5	
	芝加哥自然历史田野博物馆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菲尔德自然博物 馆	8	
	纽约市美术博物馆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	10	
	弗雷亚美术陈列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弗列尔美术馆	25	

(续表)

地域	藏家(原书译名)	藏家(今通用名)	收录铜器件数	备注
	波士顿美术陈列馆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波士顿美术馆	15	
	本雪文尼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7	
	艾得塞尔福特氏 Mr. & Mrs. Edsel B. Ford, Detroit		1	
	狄屈劳特美术馆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Detroit	底特律艺术学院博物馆	3	
	费城美术馆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Philadelphia		1	
	华尔特美术馆 Walters Art Gallery, Baltimore	沃尔特斯美术馆 Walters Art Museum	2	
	柔德岛图案学校美术馆 Museum of Art,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Providence	罗德岛设计学院美术馆	4	

二、图录体例及藏品概况

《一集》有《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对中国青铜器的情况加以简述,共分时期、地域、国族、分类、形制、文饰、铭辞、文字、铸造、鉴定十部分,其后是藏品说明。铜器按照烹饪器、盛食器、温酒器、承器、盥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度量衡器、农工器、服御器、杂器的分类来排列,每一器下均有说明。说明的内容主要包括尺寸、分期和来源。在这些基本信息的基础之上,陈氏对具体器物的纹饰、铭文、著录情况等也有考证。最具有陈氏特色的是本书第一集所附的《中国铜器概述》的英文版以及第二集所附英文版中西译名对照表及英文版索引(以藏家为纲,标注各藏家所藏器在本集中的编号)。《中国铜器概述》英文版不长,但其中陈氏对于众多术语的中英词汇对应,吸纳了西方学界已有的用语习惯,同时也补充了西方学界未注意或未使用的盲点词汇的英译法,这对于民国时期国学之青铜器研究与西方考古学及艺术史领域中的青铜器研究的接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正规的、具有西方编目学性质的索引第一次在民国时期的图录中得以实践。陈氏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索引功底在后来的《美帝国主义劫

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①(以下简称《集录》)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

作为续集,《二集》体例上完全沿袭《一集》,藏品编号亦接《一集》,始于 151,终于 310,共计一百六十器。共收录了鼎、鬲、甗、簋、簠、彝、盂、豆、敦、形制不明之容器、盃、斝、爵、尊、觚、鸟兽尊、壶、卣、罍、觥、虞、盘、鉴、匜、钟、戈、车马器、镜、奩、鎧、杂器共三十二小类器物。其中有铭铜器共计 29 件,其馀均为无铭铜器。可以鉴别为伪器者约有 5 件。有铭铜器之铭文基本上见于《殷周金文集成》,疑为伪刻者四,《殷周金文集成》亦未收。不见于《殷周金文集成》的有铭铜器为波士顿美术馆藏析父乙尊,与此器铭文相同者另有析父乙鼎(《集成》4.1550),今藏广州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现存《二集》的所有原始照片,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重要信息,包括照片来源信息、编目序号、藏器说明或陈梦家整理时留下的铅笔批注。从照片背后的信息来看,《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两集的照片主要来自于公藏机构、古董商、私人藏家以及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凡来自公藏机构的照片,均有其所藏单位的版权章,比如德国民俗博物馆的版权章为“Staatl. Museum f. Völkerkunde München / Veröffentlichung ohne vorher eingeholte Genehmigung ist nicht gestattet”,弗利尔美术馆的版权章为“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 /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Publication”;有的照片甚至是这些单位的档案藏品,有档案编号及底片编号;庄严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带回的照片后面有统一的博览会版权印章;私人藏家的照片往往没有版权章,只有铅笔或钢笔标注的相关信息;而可从照片背面信息中稽考的古董商只有卢芹斋一家,相关照片大约有 13 张,然而只有少数照片钤有其版权印章,印章有两种,一种是卢芹斋巴黎公司的印章,一种是卢芹斋纽约公司的印章。根据版权章,我们可以核定藏器照片的来源,同时,照片背后记载的信息,也是考证藏品相关资料的重要线索。

如表 1 所示,《二集》中美国地区的藏器绝大部分都收入了《集录》,而其他公私藏家的部分照片在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②—书中亦有著录。来源于私人收藏的照片有很多属于不知名的藏家,也不见于已出版的各种图录,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为保存这些私人藏家的收藏原貌做出了一定贡献。比如柏林哈特氏(Hardt Heinrich),前后两集中 Hardt 的藏品共有 42 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藏家。但是,其身份及藏品现存地都难以稽考。从名字上看,Hardt 可能是德国作家 Hart 兄弟中的一员 Heinrich(1855–1906),但也只是推断之言。高本汉在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一文中指出,他写作时参考了 Herr H.Hardt 的

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 年。

②*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1935–6*, London : Royal Academy of Arts, 1936.

藏品^①。但是，在正文中，高本汉并没有引用到 Hardt 的藏品。究其原因，*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一文重在讨论有铭文的铜器，哈特氏的藏品则多为无铭文的青铜器，故未引用，只为高本汉研究青铜器纹饰及断代提供了帮助。哈特氏藏品如今均已散佚，现存青铜器图录中尚无发现对其藏品的集中收录。《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提供了哈特氏藏品概貌，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欧德夫人在《二集》中共有 22 种藏品入藏，也是重要的私人收藏者。Mrs. Oeder 是 Hans Georg Oeder 的遗孀。由于照片后注明了“Piemern”，所以可知 Oeder 先生就是德国 Piemern 地区的领主，其家族在当地非常显赫。欧德先生在世时收藏了不少中国的青铜器，高本汉的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就收录了其两件藏品^②。1937 年 Oeder 先生死后，他的遗孀开始处理这些青铜器。《二集》收录的 171 号簋（即白者父簋，《殷周金文集成》7.3748 著录其铭文拓本）曾经收录在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文中，标注“Oeder Collection”^③。然而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一书中已标明为弗利尔美术馆藏品，并有该馆版权章。其实，这件铜器是经由卢芹斋纽约公司卖入弗利尔美术馆的。根据卢芹斋的卡片记录，这个铜器被称为“带方座的大型青铜盂（Large bronze Yu with square base）”，1937 年 11 月运抵纽约并于本年 12 月出售给了弗利尔美术馆^④。由此可见，《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所著录的欧德夫人藏品，至少可以反映在 Oeder 先生藏器已经流散后的 1939 年时，其遗孀 Oeder 夫人手中剩馀铜器的面貌。

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与陈氏的后续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陈梦家的《集录》及《西周铜器断代》二书足以作为民国以来殷周青铜器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也是陈梦家本人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最主要著作。《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的编纂实际上是开启陈氏青铜器研究之路的契机，更是后来陈氏编纂《集录》的直接动因。陈梦家开始接触殷周青铜器实物是在燕京大学学跟随容庚攻读研究生的 1935 年，而其本人开始全面整理研究青铜器实物则始于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之时^⑤。正因为编纂了这套书，陈梦家获得了一个在国际汉学界一展身手的机

①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in *Yin and Chou researches*, Stockholm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5, p9.

②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in *Yin and Chou researches*, Stockholm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5, p72.

③ Karlgren, Bernhard, *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 in *Yin and Chou researches*, Stockholm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5, p84.

④ Loo's stockcard no. LAP 5901, Frank Caro Archive,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University.

⑤ 王世民：《陈梦家》，第 1692 页。

会。鉴于陈氏在编辑北平图书馆藏欧美青铜器照片方面的优异表现，1944年，由袁同礼牵线，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介绍他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前往芝加哥大学讲学，为期一年。随后，陈氏又在美国逗留了两年。三年间他长途跋涉、历经艰辛，造访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典、荷兰等国的上百家公私藏家，以求目睹青铜器实物，或摄制照片，或拓取铭文，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①。陈氏的这些工作并非无的放矢，他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逐一核实自己在国内编辑《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时所涉及的铜器是否为真品。在此基础之上，陈氏又发下一个宏愿，即收集流散欧美的中国铜器以成《中国铜器综录》，1956年陈氏开始这项工作，原定分为五集：北欧、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北欧、美国、加拿大得以编纂，原稿今存社科院考古所。由于政治运动中陈氏受到的各种打击，最后出版的也只有更名之后的《集录》一书，此书能在1962年以社科院考古所集体编著的名义得以出版，一方面是由于1947年陈氏已将在美国收集到的资料汇编为《美国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集》，并打制了几份英文说明，虽未正式出版，但毕竟已有较成熟的规模，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政治批判的需要。

毫无疑问，《集录》所收的青铜器要比《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所收之美国所藏青铜器更为丰富。此外，《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中的美国藏器都得到了陈氏在美国的实地检验。陈氏在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之时，对其中若干器物心存疑问，然限于当时资料之难以获得，不敢妄下定论，大多保守地当作真品收录入集。陈氏到美国后，对这些铜器全部重新查验了实物，去伪存真。兹以《二集》中的美国藏器与收录入《集录》一书的藏器做一比较的考察，以证明陈氏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集录》专录殷周铜器，所以《二集》中镜、带钩、奁等秦汉铜器均未被《集录》收录。而《二集》中的美国铜器没有收入《集录》者则多出于伪造、流失、信息变更等原因，兹介绍其详细情况如下：

1.柔德岛设计学院美术馆 Museum of Art,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二集》共收录鼎、觚、壶、镜各一件，《集录》只收录了一件鼎（A104）。

觚不见于《集录》的收录，从形制上看不似伪器（编号222），可能是因为藏器易手之后陈氏没有寻到这一铜器。

壶（编号235）为伪器，未收入《集录》。

2.支加哥菲尔德自然博物馆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二集》共收录鼎二件、爵、壶、卣、罍、鉴、镜各一件，《集录》却收录了此馆的一件豆和五件壶，只有壶（A760）见于《二集》。

自然博物馆所收录的鼎1（编号159）在《集录》中编号为A89，属于纽约魏格（Harold G. Wacker）的藏品，可能根据陈氏的实地考察，这件铜器的所有

^①王世民：《陈梦家》，第1694页。

者发生了变化。

鼎 2(编号 161)、爵(编号 205)、罍(编号 258)在《集录》中均没有收录。卣(编号 254)为伪器。

3.底特律美术馆 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

《二集》著录底特律美术馆藏壶一卣一,其中卣收入《集录》A623。壺(编号 244)为伪器,故《集录》未收。

4.美国艾得塞尔福特氏 Mr.& Mrs. Edsel B. Ford, Detroit

《二集》著录福特氏收藏有一四足爵,实为伪器,故而《集录》不收。

5.华尔特美术馆 Walters Art Gallery, Baltimore

《二集》著录其钟一,唐镜一。钟(编号 281)上刻小篆“大晟”二字,明显为宋代仿古器。陈氏在《二集》中认为是古钟伪铭,后来看过实物后,改正了看法,故而《集录》未收。

如今已出版的海外流散青铜器之图录本就不多,有精美照片的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能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第二集合并再次出版,对于青铜器研究资料的丰富及学术史的揭示来说可谓一件幸事。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本刊更正·

由于本刊工作的失误,致使 2014 年第 3 期刊发吴书荫先生《梨园传本 粉然备列》一文的副标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序”误为“《程砚秋玉霜簃藏稿抄本戏曲集刊》序”,正文中亦有几处讹误。谨向作者、读者及其他相关机构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将汲取教训,不断完善编校工作。